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升菴集卷四十八

明 楊慎 撰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提軒轅之風

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神農本草

白字本草相傳以為神農之舊未必皆出於神農後人增之爾然其中如腸鳴幽幽又云勞極灑灑又云髮髮療小兒癇大人痓仍自還神化又云立冬之日菊卷柏先生為陽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主二百草為之長立春之日木蘭射干先生為柴胡半夏使主頭痛四十五節立夏之日蜚蠊先生為人參茯苓使主腹中七節保

神守中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為牡蠣烏喙使主四肢二十三節立秋之日白芷防風先生為細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節此文近素問恐非後世醫能為也又據此文以立冬為首別考緯書謂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黄帝建子至禹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黄帝所謂正朔三而改也立夏之後復列夏至而後言立秋與素問長夏之説同所謂五氣順布行四時也

黄帝巾几銘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上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

湯文武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

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視斯民猶𥗼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微子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周公大禹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古聖賢壽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録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横經

援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皐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閲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皐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兠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羿射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

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説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説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竒異哉

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於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爲季非也其字作罒形其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郡字有从此爲偏傍者可証爲君字無疑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辟雍非大學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大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既稱大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大學也明矣

興王良佐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棋所用敗棋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

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井田封建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

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封建

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裨之曰封建始於黄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心

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略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焉在乎夾輔焉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

腦塗地民如草菅烏在其為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為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為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内外亂烏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内外亂烏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為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冊

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為虛設九代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羣唾

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

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於一不定於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墻之外矣

董子論養生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

者倍新壯謂二十日也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也中衰者倍始衰八十日也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十月也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涸秋而睽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收斂之藏又曰壽者疇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疇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疇於不久故曰壽者疇也

春秋孟子

春秋惡絶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蓋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葢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葢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

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其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畯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卹農明帝水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

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啟為君皐益為臣有使民盻盻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啟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矣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皐益豈不若宋代州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

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秦之惡

秦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故曰強秦言其不德也曰暴秦甚矣曰嫚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不與也曰獷秦以犬況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曰無道秦惡之至矣盡矣孔孟不如其邦所以為聖為大賢魯仲連不肯帝之所以為高士也與古之姦臣何代無之其惡未有如秦檜之甚者也人之惡之亦未有如惡檜之

甚者也至其子若孫不肯祖之是其餘殃百世猶未斬也

秦一統十五年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

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葢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即如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公冶長通鳥音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黄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烏鶴贈答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雞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惟城也二子亦以取雞失侯一

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宋統似晉

世之説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

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北行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説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與劉知遠郭威無大

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契丹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泰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

宋尚不得比晉而況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大明之今日乎

宋之人君勤身

唐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宋太祖內訓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事見呂大防奏議余謂人主宮閫深遠輿輦不為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迴數十步之間

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趙清獻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公詩云心似氷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
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
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
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
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
伐不仁遥平集序以子思孟子並稱送嚴介序稱童子
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

百里之制又詳説之由是言之泰伯益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説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李綱四人持正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籙獨李綱傅松卿曽幾移疾不行元富珠哩䎕不拜西僧國師偉哉四公也近有為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横玉三

公而拜狸奴者吁異哉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脫略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

嚮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益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録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人主儉德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魏

武遺女阜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繡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茵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茵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茵字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代之劉鋹何凶悖也鋹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

之刺夫差也而睢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顔運輿櫬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有陳涉焉襄彊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荅八年之間楚凡五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綰焉呂通焉荅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成焉趙歇焉

張耳馬呂祿馬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鄭昌焉韓王信焉蓋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二表受封之異易姓之殊稍欠分別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陳張二冠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聖料比之漢高之料項籍過之矣

娽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娽徒音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奈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芙蓉帳裏奈君何

徙斯訓

牧誓庸蜀羌髳髳即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莋都取大注斯及莋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畧斯榆謂斯與楪榆也此斯即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鄋注狄國夏為防風氏周為髳漢之賨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鄋也賨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考何以别而合之

濮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黒僰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葢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黒折腰文面是其餙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爾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雕題繡脚

南夷有雕題金齒有繡脚蠻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即范長生盖別無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褒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

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蜀音葵字一作蜀戰國策有蜀子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蘓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蘓洵經術黎錞二事何其相類

蜀詩人

唐時蜀之詩人陳子昂於李子閭丘均李白阮咸雍

陶劉灣何兆李餘劉猛人皆知之北夢瑣言云符載楊衡宋濟張仁寶皆蜀人棲隱青城山符載字厚之文學武藝雙絕文見唐文粹楊衡詩見唐音宋濟詩止有東陵美女一首張仁寶閬中人見劉後村千家詩

又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裴廷裕成都劉蛻射洪唐珠嘉州陳詠青神岑倫成都符載成都

雍裕之成都王嚴綿州布衣劉暌綿州鄉貢進士李渥綿州田章綿州郲震雙流阮咸成都劉灣蜀人張曙巴州僧可朋丹稜扈處宬蜀人毛文錫蜀人朱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張蠙韋莊牛嶠歐陽烱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嘗欲裒集其詩為一帙而未暇焉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表溉字道潔其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箍桶翁乃知未濟

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蜀詩人王譓

王譓蜀人有詩一卷中有約趙氷壺賞海棠一篇云湘羅壓繡華春風瑶姬慢舞香裀紅細腰百轉弓靴穩銀鵞金鳳花成叢六么換手調絃索一串妖聲穿繡幕沈

翠飛香天正樂寒玉團圓貼天角其詩絶如李賀嘗一臠可知鼎味也

蜀士在唐居首選者

吾蜀士在唐居首選者八人垂拱三年射洪陳伯玉開元四年内江范金卿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年樞弟尹極太中七年綿州于環太始五年夔州李遠八年成都李餘龍紀元年巴州張曙

蜀賢五相

謝疊山毋制𢡟墓誌宋中興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游景仁謝德方五賢相皆蜀人也

蜀八仙

譙秀蜀紀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即鬼容區隱於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宫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

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好事繪為圖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黄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髠辱加兹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義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

之何耶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揚雄蜀本紀云黄帝娶於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孌童崑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孌童丱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皆指孌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張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鏤臂或謂之劄青狹斜游人與倡狎多為此態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衙前散從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散從今之外班皁隸也見韓魏公奏

牝朝

唐人目武后之世為牝朝

春宵秘戲圖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

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自来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呂將軍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揺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獛婢

南史王琨獛婢所生獛音樸今罵獛奴本此

絡耕道

唐隱士絡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圍棋勢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見圍棋賦玉壺銀臺車箱井闌皆棊勢名見漢武帝賦

五情六情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形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鉤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為貪狼

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寛大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好惡哀樂喜行寛大怒行陰賊好行貪狼惡行公正樂行奸邪陽主生故天干有合甲己為中正之合乙庚為仁義之合丙辛為威權之合丁壬為淫泆之合戊癸為無情之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之遺

桓玄時童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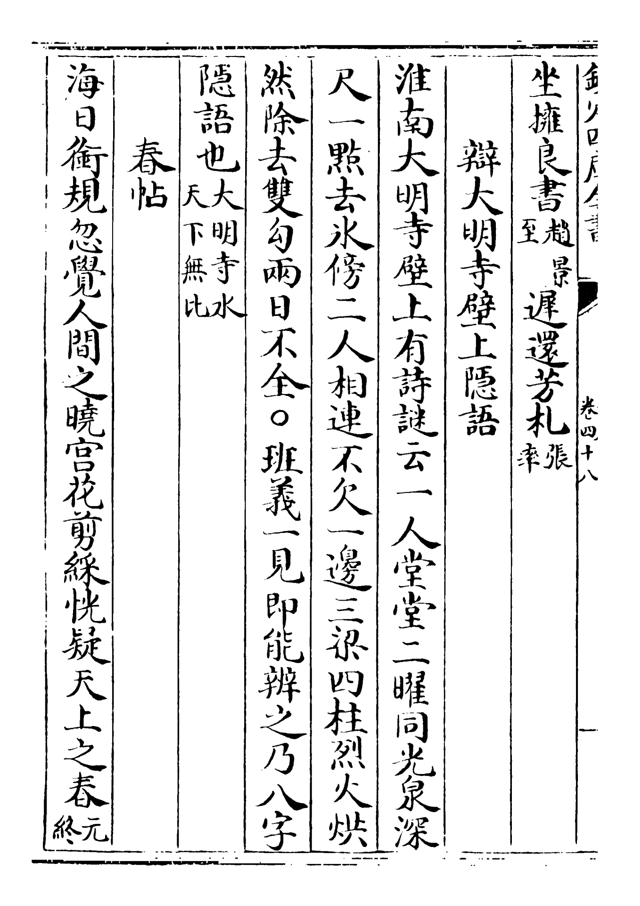
車無軸倚孤木縄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言

其敗死玄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沈之江中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謡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緑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憗鼠獄智乏雞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芳札良書



坐擁良書趙景至　遲還芳札張率

辯大明寺壁上隱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班義一見即能辨之乃八字隱語也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春帖

海日銜規忽覺人間之曉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元終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

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剥臂捋金環擳腸求珠玉

文符如雨

文符如雨羲之疏　催迫急星李密

百函十札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南史十

行細札光武傳

射人意

劉勝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玄畫楊繪塑陳簡齋詩辛

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去

而賦金陵鳳凰臺

華牘

華牘　芳訊　良書　寶札　瓊音　瑶緘　慶削

蘭訊宋人四六多用之

墨汁

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謔者云畫士胸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弦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邱之禍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坡曰怕你甚麽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象經

世傳象棋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

殿上集百寮講説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説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

其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幷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間居忽忽萬古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李光弼中潬之戰

胡致堂云中潬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郭子儀相與掎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梢工多舟必破四公子棋奕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埒而不相

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潬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

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盖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釆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早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葢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升庵集卷四十八

升庵集卷四十九

明　楊慎　撰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

書南宫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予尚狷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隐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嚴子陵

范曄嚴光傳以光為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學光武何嘗至餘姚哉嘩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到郡先詢

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師友之禮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嚴光當作莊光避漢諱也

焦光

後漢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於焦山竄河渚間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臥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為死就

視如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推榮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汚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田千秋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有天

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寃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景毅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顧為李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

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敵獨不與嗚呼敵亦豪傑之士哉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黄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

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黄事也

韋孝寛薛仁貴

後周韋孝寛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温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

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

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

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

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

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

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

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

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

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
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
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
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
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
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
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
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

藝之為累大哉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减晉人邪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賔

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裴頠王坦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審巳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
唐鄭綮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
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劉琨劉栖楚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
中行獨復者乎

王朴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

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文治其論星歴宋定欽天歴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邪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

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太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為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横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辭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于於得失戚成之闇曾不知

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

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為廣漢人葢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猶舉郡為稱耳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

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冰泮冰合

漢光武渡滹沱河俄頃氷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堨以河氷泮為神靈助號為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

未論兩家仁暴只茲一事絶塵莫攀石勒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氷未合乃以葦絙約流澌而氷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上氷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者也

楊補之

楊補之子雲之後自蜀而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檜求之竟不與也有逃禪老人詞一卷余嘗題其畫梅譜一詩云逃禪老人楊補之清江世業錦江移承家不愧草玄

後藝苑豈獨梅花師神交早與逋仙素清節不受檜賦
緇請看麝煤鼠尾外更有玉珮瓊琚詞

鄖山正論

黄鄖山答蜀人黄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説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數語考亭有

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為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為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為門庭有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鄭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

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為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子他日又録安石為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為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兜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漢

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别金鐵之甚耶

穆姜特謚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益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狥節異於

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
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
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
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徐淑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
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
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

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含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宫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竒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賔王詩錦車朝促候刀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摇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

多矣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錦繖夫人

馮寳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寳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将第一人也繡旗女将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黨籍碑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書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馬魑魅合謀葢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葢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将為宋室之禍也其後

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鶩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晩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為奸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

後世是非猶外朱晦庵作宋名臣言行録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竝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録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竝列則是石碏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

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録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彦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

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舎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金人皆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九原而一問之邪

龍頭蠆尾

三國志云管寧為龍頭邴原為龍腹華歆為龍尾余謂華歆為蠆尾近世山西以喬白崖王虎谷王瓊為河東三鳯評者謂白崖虎谷為二鳯王瓊為一梟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黄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曽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熈以後為全人葢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與伯夷陶潛何異哉同時合志者如閩中之謝皐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黄東發峨眉之家鉉翁自以

南宋遺人不肯屈節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效深矣附須溪丁酉元夕寶鼎現詞云紅粧春騎踏月花影千旗穿市望不盡樓歌舞習香塵蓮步底簫聲斷約綵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喧闐且止聽得念奴歌起○父老猶記宣和抱銅仙清泪如水還轉盼沙河多麗滉漾明光連邸第簾影凍散紅光成綺月浸蒲桃十里看往來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撲碎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

擁髻暗滴鮫珠墜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此詞題云丁酉巻元成宗大德元年亦淵明書甲子之意也詞意凄婉與麥秀歌何殊○尹濟翁壽須溪風入松詞云曾聞幾度説京華愁壓帽簷斜朝衣熨貼天香在如今但彈指蘭闍不是柴桑心遠等閒過了元嘉○長生休説棗如瓜壺日自無涯河傾南紀明奎壁長教見壽氣成霞但得重携溪上年年人共梅花

高士

嚴僖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見海録碎事摯峻字伯陵隱于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峻於莊光矣而世不知之也其事僅見於寰宇記侯馥晉代盧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國初有徐舫劉基宋濂往訪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於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

荀彧裴樞

荀彧為曹操謀主機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以為不宜竟為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為相又封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以社稷與人手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既與曹操全忠同為逆謀非一日矣其斬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

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或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况大者乎遂逞其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吝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為仁樞為忠則此婦亦可為貞為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為愚也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目楊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

里外駒齒未落已是龍文騣褭之中更齊飛免

黄東發評王導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

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汚宫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為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皆有此論與愚見不謀而合因觀黄東發之言昔人已有此評矣不厭重著之

王導賊臣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真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顗於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劒於敦而殺顗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

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為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即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慎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為叛臣頗為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窻雜録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為卓識真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録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千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懐憤不平若

是者即詩云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濵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尚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縁釁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為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

袖出長篇再三説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窓試抽晉史閲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

傳躭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石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隐遯傳耶虎悦其言而止余謂楊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故表出之

賈易

賈易言蘇轍制科試文謬不應格而濫進是時轍方不合於君相而易因誣之夫以轍之文章而猶曰謬曰幸曰濫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至

補陸贄對德宗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恭操懿温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惡是

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為人無寸功於國無片善於身事事蠧政害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不反終則致朱泚之篡立車駕播遷宗社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賛也原杞之情與抽戈犯蹕者同定杞之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為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獍為鸞鳳鯨鯢為龜龍也王言如綸其

出如綍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為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陸贄忌才

于公異露布為德宗所歎賞陸贄忌其才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也後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子房何曾忌才如此

蒲禹卿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宗衍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峯挿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馭豈可鳴鑾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内苑上林瓊池瓌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出降于鄧艾

李勢遂歸于桓温皆為不恤直言以致亡國宗衍不聽至鳳州已遇敵不一年遂亡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遠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娼之心蓄於內阻抑之巧形於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

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相類云

半山詩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盖其立言則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師商鞅焉

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沈魄浮魂半山詩語當笑於九原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常至於喪己而未嘗喪己其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己其或喪己者乖龍也公其秉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矚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是

欲涸梁山泊為田之餘意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詁自明嗚呼多言秖誤後生此豈凫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跋其字說乎陳了翁楊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歸田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為寺捨田為供乃宦官宮媪之所為而公為之不知何見以斯人而從祀孔廟汚蔑極矣

升庵集卷四十九